

重修莒志卷三十四

志

經制志

軍事

歷代

自古兵事所係。以地以人。山河要塞。名都巨鎮。錯處其間。爲用兵者所必爭。莒則非其地也。其有遐陬僻邑。不當兵衝。而忠義之士。效死勿去。驍桀之夫。據地以逞。如漢樊崇之起兵。明壬午之城守。庶幾近之矣。至於逋寇稽誅。偏師坐困。烏合魚游。豈值兵家一哂。然則莒之兵事。可紀者僅此乎。曰茲輿氏立國以來。會盟征伐。見於春秋。厥後歷代爭戰所及。關於地方治亂之數。史籍具在。談莒

乘者固不得而略也。烏可以時無英雄。概付諸廣武一歎哉。

周

惠王十八年。

僖公元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棼。

友魯公子。以下凡稱公

稱我。皆依春秋原文。

莒無大夫。其曰莒棼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

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給。給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棼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

穀梁傳

定王二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

行禮。

左傳

簡王四年。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郟。(下略)

左傳

靈王三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郟。滅紇。救郟。侵邾。敗於狐駘。

(下略)

左傳

靈王五年。莒人滅郟。郟恃賂也。

左傳

靈王七年。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郟田。

左傳

靈王九年。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左傳

靈王十年。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

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於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下略）左傳

靈王十一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郚，取其鐘以爲公盤。左傳

靈王十三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驕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下略）左傳

靈王十七年，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

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下略）

左傳

靈王二十二年。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

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下略)

左傳

靈王二十三年。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楚。

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代莒。侵介根。

左傳

景王四年。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會 城之楚告於晉曰。尋

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下略)

左傳

景王七年。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邱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

來。故曰取。左傳公羊傳曰。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

內大惡諱也。

景王八年。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

蚡泉莒未陳也（下略）

左傳

景王十三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左傳

景王二十二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左傳

景王二十五年。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

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左傳

西漢

高帝二年。項羽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史記項羽本紀

高帝四年。韓信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門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



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主在楚。來救必反。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何爲而止。遂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陣。信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且半渡。擊且陽不勝。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且楚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田橫以廣死。自立爲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將稿

按城陽城在高密縣南。世名田橫城。故韓信追楚兵至城陽者。高密之城陽也。信旣斬龍且。濰水呼吸追北。不過數十里而止。

豈有追至莒三百里者乎。

節錄康熙志

景帝三年。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城。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

史記吳王濞傳

新莽天鳳五年 瑯琊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因擊王莽探湯侯田况大破之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

後漢書劉盆子傳

新莽地皇三年 初崇等以困窮爲寇無攻城徇地之計衆既寢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

餘人追至無鹽。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

後漢書劉盆子傳

### 東漢

光武帝建武五年。陳俊爲瑯琊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

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悉平之。

沂州府志

獻帝建安元年。呂布自稱徐州牧。東海蕭建爲瑯琊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

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卽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卽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霸後復與布和。

三國志魏志卷七注

### 東晉

元帝大興二年。泰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內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于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泰山叛。自號

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石季龍伐之。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鑿、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與豹等共討之。

晉書 蔡豹傳

明帝太寧二年。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續。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

晉書 石勒傳

### 南宋

寧宗嘉定四年。

楊安兒

益都人

起掠莒密。展徽王敏爲謀主。母舅

劉全爲帥。汲君立王琳。閻通、董友、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餘寇蠡

起元兵至山東。全母及其兄死焉。全與仲兄福聚衆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洋弟潭等咸附之。元兵退。金乃遣完顏霆爲山東行省。黃擱爲經歷官。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闌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輕舸走卽墨。金人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無子。從子友僞稱九大王。不閑軍務。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衆尙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即縣治東全李以衆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與霆戰。又敗。南馬醫山霆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嘉定十一年。全分兵襲破莒州。禽金守將蒲察。宋史李金招撫副使黃穉阿魯答襲破李全于莒州。及日照縣之南。全傳

三道擊之追奔四十里。

金史宜宗本紀

元

順帝至正二十二年。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計聞。帝震悼。於是復起擴廓帖木兒。拜銀青榮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擴廓帖木兒既領兵柄。銜哀以討賊。攻城益急。而城守



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執其渠魁陳獠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卽遣關保以兵取莒州。

元史察罕帖木兒傳

至正二十七年。初揚州興化人王宣。元末爲司農掾。治河有功。命爲招討使。從也速復徐州。授義都元帥。宣子信從察罕帖木兒破田豐。從令宣與信還鎮沂州。至是徐達師至淮安。以書諭宣父子使降。信得書遣使納款。太祖遣徐唐臣等至沂州。授信江淮平章政事。令以兵從大將軍征討。宣父子陰持兩端。乃令信密往莒募兵。而遣人詐犒師以緩我軍。達受而遣之。使還。宣卽以兵夜劫徐唐臣。欲殺之。衆亂。唐臣脫身走達軍。達卽日率師抵沂州。分兵

急攻之。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宣自度不能支。開門降。達令宣爲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鎮撫。走山西。於是嶧州趙蠻子。莒州周黼。海州馬驪。及沭陽日照贛榆諸縣。并隨信將士皆來降。達以宣反復。執而戮之。

明史紀事本末

明

太祖洪武元年。青州亂民孫古樸等襲莒。同知牟魯死之。

沂州府志

成祖永樂十八年。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縣民林三妻。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鬥。往來益都諸城安邱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煽誘愚民。于是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柵寨爲出沒。青州衛

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敕安遠侯柳升分兵剿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于卸石柵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竟遁。時賊黨賓鴻等攻安邱。知縣張璵縣丞馬撝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卽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于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邱圍急。率千騎晝夜兼

行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賓鴻遁之。殺賊

二千餘人。生擒四十餘人。皆斬之。

明史紀事本末

武宗正德六年。春三月。霸州賊劉六劉七齊彥明

府志作戚宴明

攻莒

州。知州劉仲剛竭力禦之。城賴以全。

雍正志無春三月霸州五字。今從府志校補。

世宗嘉靖十七年。季還宗等十六騎攻莒城。范國卿禦之。

嘉慶志

熹宗天啓二年。夏五月。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鴻儒鉅野人。遷

鄆城。萬歷末。以白蓮教惑衆。黨數千人。連陷鄆鉅野鄒滕嶧。

明史

莒

城守戒嚴。知州葛遇朝集紳衿悉力禦之。亡命乘機者悉遁。

沂州府志

鄰邑有白蓮教匪之亂。知州楊湛然以威鎮服。匪不入境。民立祠

祀之。

採訪冊

莊烈帝崇禎十五年春三月清兵自直隸南下破莒州遂收馬

於走馬峪至八月始去

鄉上志

崇禎十六年正月初三清兵又至歇馬月餘臨城環圍三四十

里城關廬舍拆毀無存地盡荒戶口僅存什之二三

雍正志

崇禎十七年曹武生邑之店頭村人以左道惑愚民聚徒數千

爲亂東南有白馬坡廟林岡盤紆據之立營汛設烽火寇掠鄰邑  
聲勢頗震攻安東衛御史蘇經衛人奉旨回籍剿堵時盜匪蠡起  
兵餉俱匱經假莒日兩邑富室之糧募勇數千進擊之相持數月  
會戰於薛家河戰酣武生振臂作妖術揮衆突陣官軍少却有泉  
子頭義士李汝榮者子八人皆精武技驍勇有膽略聞經敗馳赴

突入賊陣。殺傷數十人。武生驚愕。衆亂。經回軍轉鬥。追奔三十里。擒殺甚多。至龍王頭村。武生投井死。

冊 採訪

清

文宗咸豐四年。鹽梟陳玉標。聚衆千餘。自海州竄入莒境。州城戒嚴。把總黃某馳至朱陳店防堵。臨時募民兵。倉卒應敵。賊至勢盛。民兵氣奪。鋒甫交卽潰。黃不能制止。隻身逃匿。賊呼嘯入村。大肆焚掠。復寇良店汀水等村。所至十室九空。安東衛參將郝上庠聞警。急率莒日兩縣鄉勇進剿之。邀擊於馬鬣山下。連戰皆捷。玉標東竄。上庠追及碑廓鎮。又大破之。

冊 採訪

咸豐十年。捻匪焚掠贛榆。竄擾日照莒州。鄉民四逃。全境震恐。

安東衛千總郝元傑率莒日鄉勇禦之戰於界牌嶺互有勝負時日紳丁守存在籍辦團練輦砲詣元傑合力以拒再戰匪方布陣元傑驟以巨砲轟之匪大挫遂退

咸豐十一年 捻匪寇山東於膠澳間戰不利由管帥竄入州境沿途劫掠旋南退秋復由南大至州城掩屯村民各相聚結寨自保匪首李成以州城堅峻仰攻不易焚附郭廬舍以示威比聞沙溝山寨避亂者頗有富室圍攻破之肆行殺戮尸積如阜並焚其寨時嶧賊滕化光亦率徒千餘犯莒警耗四至城防民寨各自爲謀不相救援賊故得逞更乘勝攻硯台山民寨垂克有申三奎者發火銃斃數賊賊仍進攻三奎投巨石又斃其三寨中人胆少壯

連聲喊殺。於是火器齊鳴。木石交擲。會大風雨。山洪暴發。賊勢不支。解圍去。復北攻玉皇廟。民寨山無水。圍攻三晝夜。人多渴死。寨遂不守。噍類無遺。

治南馬鬣山。綿亘數十里。峰巘陡絕。惟山南羊腸一綫。僅可攀登。捻匪之亂。近村多移家居其上。結寨繕兵以自保。時境內被患已久。村舍半墟。又值隆冬。野無所掠。賊往攻山。輒爲炮石飛擊。墜崖死。相持六七日。將退矣。有淄川賊劉德配者。時亦入莒劫掠。與李成合。偵知山路。導成分匪衆爲二。佯攻山北。而伏精銳於山南。會大霧雨雪。數武不相覩。山北之賊展旗鳴角而不進。寨中盡將丁壯護婦孺。置之北山。以北面險絕。料賊不能突上也。詎賊已由南



面潛登逼寨下。守者遑遽失措。火器俱爲雪浸溼。不能燃。寨遂破。屠殺無算。號泣震山谷。婦女多投澗以殉。橫尸狼藉。陰崖幽壑。冰雪皆殷。賊盡掠所有。復西竄。

毅宗同治二年。秋九月。僧格林沁擊擒匪於膠高間。匪南竄。僧度其必入莒。先選勁卒繞出其前。皆輕弓短箭。設伏於將軍嶺。然後自督大軍驅之。日將沈西。匪衆至嶺下。伏兵起。憑高下射。箭如雨集。死傷累積。伏尸不見土。前後截殺。斬首數千級。餘匪連夜走。詰旦。大霧迷途。僧軍追及。蹙之於城南三十里之土山湖。盡殲之。同治六年。擒匪任柱。賴文光自卽墨突圍出。諸將尾追入莒。陣於城南菜園莊。賊勢甚盛。官軍先以馬隊衝之。柱衆奮短兵逆戰。

馬隊大挫。步隊接應亦敗。賊乘勢撲城。有渠魁登州南土城上。指軍進攻。一時城防危急。守者急燃大砲擊之。竟殪其魁。賊衆氣奪。官軍返旗掩殺。始解圍而去。傳聞斃者僞小魯王也。時諸將用兜剿之法。賊分兩路東西竄。提督劉銘傳截擊於西路。布政使潘鼎新邀之於東路。斬獲甚多。賊飢且疲。沿海南走。銘傳尾追至坪上。奮擊大破之。任柱中槍傷墜馬。逃入贛榆。病甚。賊將潘貴升殺之。以降。賴文光竄至揚州。卽選道吳毓蘭計擒之。擒匪平。

以上俱見  
採訪冊

重修莒志卷三十四終

重修莒志卷三十五

志

經制志

軍事

民國

莒自清咸同以後久無兵事。偶爾土匪竊發。旋就捕滅。間有明火劫案。官民震駭。以爲巨變。蓋民不知兵者久矣。宣統三年。革命軍興。天下響應。冬十一月。贛榆失守。諸城亦獨立。莒介其間。地方不逞之徒。蠢然思動。十二月。代理知州事周仁壽。馳至莒。立捕首要。置諸法。既而共和宣布。人心大定。莒邑遂免兵禍。厥後沂防分兵駐莒。協同緝捕盜賊。地方賴以安謐。故自民元以來。無兵事可紀。

有之五年夏起。

其事實皆據  
採訪冊列入

民國五年五月，居正吳大洲以護國軍名義，宣言反對袁氏帝制，出兵山東，分據濰縣周村。遼人馬海龍據諸城，應之，欲南略鄰縣，雄厚其勢。沂防統領張培榮聞訊，遣營長郭超寶至莒堵防。超寶分軍使連長李崇山殿後，已先進至北杏。海龍偵超寶兵少，乘夜來襲，冀獲防軍旗幟服裝，以賺莒城。超寶倉猝拒戰，勢將不支。時崇山一連已陸續開入北杏，與超寶為犄角。而海龍不知也。事發，崇山聞警馳援，海龍軍猝不及備，腹背受敵，敗衄北去。是役超寶兵士陣亡十數名，莒縣警兵陣亡四名，居民死數人。幸黎總統就職，南北息戰，護國軍旋即取消，莒境幸得保全。

民國十四年十月。蘇奉之戰。奉軍師長邢士廉。兵敗北退。次於莒。軍紀不嚴。兵士強入民家。索供應取財物牲畜。少拂其意。輒遭凌辱。所過驚擾。莒邑地處僻鄙。自有清捻匪以還。承平日久。民間乍覩兵革。莫不惴慄失措。故莒人對於邢軍印象極爲深刻。迄今述之。猶有餘悸焉。

十一月。煙台鎮守使山東陸軍第二旅旅長張懷斌。避畢庶澄之逼。率軍奔莒。居二日辭職去。薦其團長王恩毓攝代。餉糈多資於莒。庶澄遣軍來追。前鋒抵管帥鎮。恩毓電省求解。並請以軍歸隸庶澄。事遂寢息。於時有袁永平侯六合等。攻陷沂州。乘勢進犯莒南。全縣震恐。恩毓進退失據。計無所出。與官紳徹夜會議。後採

耀兵之策。軍於小嶺。縣警備隊復進駐大店鎮。示以可戰。永平等聞莒有備。始各引去。縣賴以安。

民國十六年三月。張宗昌爲山東保安總司令。以方永昌爲軍長。使鎮臨沂。以禦國軍。疑駐莒旅長王恩毓有附國軍之嫌。密使永昌圖之。時恩毓因日照有鹽潮之案。親赴彈壓。永昌利其勢。分馳至日照。擒殺恩毓。更遣團長某馳入莒。乘夜以兵分塞巷隘。遂圍恩毓之營。盡繳其械。兵皆遣散。恩毓兵以事出倉卒。未加抵抗。城中竟免戰禍。亦云幸矣。

五月。五省聯軍被國民軍擊敗。退入魯省。經過莒縣者。爲蘇軍孫傳芳部屬李寶章馬寶珩兩師。馬步軍數逾兩萬。街巷爲塞。沿

途紀律甚佳。兵無橫暴之習。購物發價。不苟錙銖。夜皆露宿。不入民房。莒縣連年遭兵。此爲僅見。故至今人猶稱之。

六月。國民軍圍攻臨沂。其別部自贛入莒。屯軍於十字路。先後遣偵探隊宣傳隊至城。觀察動靜。並布威德。爲張宗昌所聞。疑縣知事田立勛密應國軍。遣混成旅旅長李冠儒率軍攻莒。於時更聞國軍師長某亦進軍北來。將至莒矣。謠言繁起。公私震駭。立勛棄職南走。城內只餘羸警十數名。秩序頓亂。宵小蠢動。管獄員李豔警佐傅崇章共謀保障危城。非先靖市面不可。豔乃親率警兵。武裝露刃。巡行彈壓。人心稍定。冠儒至莒。陣於郊。預備攻擊。已而知城空虛無抵抗。始悻悻收兵。初宗昌委掖人祝少蕃爲瑯琊警

備司令駐沂水。兵無紀律，索需煩苛，官愁民怨，積不相能。至是少蕃藉口查防，移軍來莒。部下遇事生風，輒指某事通敵有據。某事附南有嫌，人多自危。但格於冠儒在莒，不得逞。無何冠儒奉宗昌命南援永昌。莒民畏少蕃獨留爲害，謀於豔等，說冠儒使去少蕃。冠儒許之，令其同援永昌。少蕃初不允，冠儒怒迫之，遂行。時縣中無人主政，冠儒乃委其書記王炳華暫攝縣事，並留李冠軍兵一營衛之。

初縣知事田立勛南走時，本縣警備隊總隊副劉錦文大隊長趙長勝等亦率隊避往縣南邊境。迨李冠儒旅去後，突有革命鐵血軍司令李自迷率兵一營來莒。錦文長勝乃與之合，返兵至莒，籌



晝攻城。王炳華偵知，夜遣傅崇章偕邑紳單銳往說無効。次日拂曉，革命軍以錦文長勝率警備隊爲前鋒，四面攻城。李冠軍登陴抵禦，槍聲亂鳴，響震屋瓦。商民大恐，謀於李豔，往見炳華探其意旨。炳華冠軍俱以孤軍無援，表示不願固守。豔使人縋城，磋商兩解之。炳華冠軍恐受給，臨退以商會正副會長李葆芬、劉英俊質軍中。至安邱境始放歸。自迷入城，乃組臨時縣政委員會，維持現狀。

七月，張宗昌聞莒縣爲鐵血軍佔領，遣俄兵滿者特旅攻李自迷。時圍臨沂之國軍因事解兵南退，自迷遂棄莒走。縣警備隊復隨之去。逾日俄兵至莒，自迷去已遠，故未發生戰禍。惟以言語不

通時起誤會。居民甚恐。李豔說滿者特以嚴紀律博榮譽。滿大悅。移兵駐城外。並禁酒店售沽。蓋俄兵嗜酒。醉輒滋事也。更爲羈縻計。商會與送名譽匾傘。住及月餘。紀律尙佳。既而方永昌委王頌揚來莒爲知事。始電請宗昌調俄兵去。縣警備隊聞頌揚來。先期往迎於途以歸。

十二月。直魯聯軍禦國軍於徐州。直魯軍師長顧震兵敗。退駐莒縣。震部李堂剛旅多招安逋寇。不守紀律。嘗結隊於金龍河畔。鳴排槍爲戲。全城駭愕。疑生巨變。又與地痞流氓相勾結。輒誣良民藏匿匪槍。加以逮捕。莒民恐懼。震雖惡其所爲。然亦不能禁也。十七年四月。國軍復圍方永昌於臨沂。時軍事倥傯。當道置地。

方治安於度外。以致魯省幾成盜藪。名城陷落者十數。人民呻吟於盜窟之中。其慘痛情況。難盡枚舉。蒙沂間著名大盜吳振山。史義成等。將乘機襲莒。計於拂曉伺啓關衝入。縣役某遇諸途。返白塞門戒嚴。次晨日高。城門不啓。振山等知事已洩。四圍攻城。知事王頌揚登陴巡視。見振山衆中持有青白旗。禁兵不與還擊。困四日夜。聞永昌棄臨沂北退。振山等分兵於夏莊扼之。永昌怒。揮軍猛進。勢如驟雨。炮火齊發。夏莊半成焦土。振山之衆殲滅殆盡。莊外有涸汪。積尸竟成小阜。永昌乘勝撲城。振山等駭竄。圍立解。逾日頌揚隨永昌北去。行至招賢迤北。有地痞陳貽訢。李運。張三。麻等十餘人。聞頌揚輦金甚多。率徒要於路。以炸彈轟汽車。冀有所

獲而不知其爲子彈車也。永昌誤爲民間團練，響應國軍，下令搜剿，立將瓦屋大仕陽等二十餘莊包圍，大肆焚殺，浩浩慘劫，肇於俄頃，玉石同燼。事後據查，殺傷男女二百數十餘名口，共計災民二千四百餘名口，焚燒房屋一千八百餘間，牲畜無數，財物損失約在五十萬元以上。

王頌揚去後，李豔傳崇章聯合各機關及邑紳，復組織臨時縣政委員會，暫維現狀。逾日，蒙山劉桂堂高揭革命先遣軍旗幟，率衆來莒，聲勢甚大，一時不辨真僞，人心汹懼，閉關拒守。桂堂不得入，怒欲攻城，使人謝之曰：「國軍行且至，有命軍至，啓關虛與委蛇。」次晨，果十七師師長李明揚統軍來，各界懸旗郊迎，須臾吳振山史

義成衆亦至。明揚令與桂堂之衆均駐城外。無何張宗昌由濟南退走。國軍會師燕都。黨國成功。令十七師移駐臨沂。戰地委員會委劉志伊來莒爲縣長。明揚以資遣桂堂等回山。候命使振山等留莒。

振山之衆原多出身綠林。更利用地痞招納逋逃。又以暴力索取監獄賊囚。盡假以軍官頭銜。令各集合舊黨擴充部伍。以故久潛之匪。一時蜂聚。皆樹振山之幟。披武裝帶者。憧憧於途。椎埋剽掠。公然無忌。義成尤驕縱不法。後以事與振山失和。爲振山逮捕收獄。義成之衆不服。思欲火併。卒以勢力不敵而止。居三閱月。全境騷然。

八月，劉桂堂復率衆至，自稱奉中央命令招安，駐莒待編練。黨政當局開緊急會議，主迎主拒，莫衷一是。嗣聞桂堂經過沂水時，但與給養未許入城，遂探此策，遣警備隊長關興年等往與交涉。興年晤桂堂於夏莊，懾其勢，未能畢辭而返。次午，桂堂至，隊伍不整，副車載被擄男女，遂入莒城。其副官長田嘉賓，機警多權術，索需給養，培克無厭，揚言所供不給，則有非常行動。各機關人員，忱於禍至無日，率多遠避。當桂堂來莒之前，吳振山率衆往諸城擴充駐地，僅留少兵在莒守營。至是，桂堂圍其營舍，盡繳其械，更出義成於獄，收爲義子。商民大懼，無以自保，欲面桂堂通款曲，輒爲嘉賓所阻，不得達。時有任俠居間者，憤曰：「不去嘉賓，莒禍不除。」適

嘉賓私索豫昌當店款爲其黨所嫉。因以計問嘉賓於桂堂。去之。以後地方供應始得與桂堂直接通融。稍稍就範。各機關人員亦逐漸回城。秩序少復。居數月。中央總部派參軍譚曙卿蒞莒點驗。改桂堂所部爲暫編第四師。人心始安。

十八年二月。駐臨沂之第二集團軍二十一師師長楊虎城。久蓄圖劉桂堂之志。桂堂覺之。聞虎城爲其剿匪陣亡將士開追悼會。派人借弔唁爲名。往伺動靜。爲虎城所拘。始急遽備戰。先使其營長井得泉駐兵大店作前防。以史義成爲參議。監其軍。更收悍匪丁其才、鄧海峯等。使屯夏莊。與得泉爲犄角。虎城潛軍至夏莊。前鋒小接觸。其才、海峯卽潰退。虎城乘勝遂圍大店之圩。得泉義

成據陴抵抗。虎城下令向圩中疊發大炮。兵士紮梯登垣。喊殺震天。得泉義成待援不至。棄圩走。桂堂聞敗。恐城中生變。將公安局警備隊之槍械盡行繳去。復將監獄看守所兩處囚徒悉數縱放。擬背城一戰。敗則縱火殺掠。以洩憤。居民大恐。浼人說之曰。此乃私鬥。不可自絕中央。桂堂以爲然。允暫退。候中央解決。次日申刻。整軍北退。夜子刻。虎城營長王某抵城下。四圍發槍。縣政府科長李雨田偕李豔登城依堞。告以劉軍已去。請停攻擊。王某收隊入城。不戢兵士。是夜大肆搶掠。雖圭華亦不得免。第三日虎城全軍至。出示安民。秩序少定。桂堂退至管帥。楊軍追之。桂堂北走。將出境矣。而楊軍至管帥。忽折回。顧震復自諸城派兵南來。遏之。桂堂



遂入據北杏。大肆劫掠。北杏王氏故巨族。累世所積。掃地無餘。時苑莊等處刀會聚衆謀襲北杏。桂堂偵知。突出衝擊。刀會潰散。桂堂捕得羸老三十餘人。誣爲會徒。殺之。北杏東圩門外。虎城遲至半月。始整軍進攻北杏。激戰竟日。破之。獲其砲兵營長一員。桂堂所部潰不成軍。紛向安邱竄去。虎城駐莒半載。嚴於治盜。萑苻潛跡。然供應浩繁。需索無藝。地方元氣。至此益虧矣。

十九年二月。是年中央與晉豫兩省發生戰事。駐莒第十九師師長高桂滋。陝人。部多陝晉子弟。分駐於臨沂莒縣安邱諸城四縣。時有附晉之嫌。中央令山東主席陳調元攻之。調元使師長范熙績率軍東下。分向諸安兩縣進展。高軍駐安邱者。爲熙績擊敗。

南走入莒。駐諸城者爲高建白一旅。乃高軍中之精銳。奮勇抵抗。終以衆寡懸殊。爲熙績包圍。桂滋聞訊。由臨沂移駐莒城。預備往援。夜大雨。兵士乘之作亂。排商民之闔。恣行搶掠。直至次晨。猶憧憧街市。攜負奔馳。桂滋遣團長某巡街彈壓。至菓街口。與亂兵遇。開槍擊之。傷數人。餘衆驚走。又於東關查獲兩兵。立予槍決。陳尸於市。變亂始止。

三月 高桂滋司令部移莒以前。縣長張元羣奉調進省。桂滋委其書記官韓述之攝縣事。使徵餉饋。自率全軍往援諸城。途中遇雨。軍少散漫。行至驢標村。爲范熙績伏軍邀擊。兵皆失次。遂大挫敗。所有機槍重炮損失殆盡。退至管帥。又爲范軍追及。兵無鬥志。

四野潰奔。桂滋率兵千餘回城。閉關屯土。預備固守。令述之嚴逼。四鄉輸送糧秣。時大雨兼旬。泥滓沒脛。負駝絡繹。怨咨載道。范軍進至城北。中央又遣陳耀漢一師。從南包抄。與范軍合圍攻城。巨炮震天。排槍似雨。文廟前中學校大門建設局等處。俱爲炮彈炸毀。居民挖窖而居。莫辨昏曉。高軍於環城挖造蓋溝。以避彈火。城內板扉盡被摘卸。居民多編禾藁。或懸衾褥。暫杜門牖。北路范軍利用民房掩護進攻。牆皆鑿穿。萬戶洞達。可以直迫城下。高軍患之。則斬木段。浸以石油。然火擲焚民房。破其遮護。中央軍更派飛機日向城中拋投炸彈。地裂天昏。號哭沸起。居民徐鳳奎宅中。劉世安宅前。馬家崖頭。北城根。中學校。金龍河。前後營。小堂後。自衛。

團北城角。張家場。快花林等處。均被彈擊。或炸或不炸。兵士居民。各有傷亡。牲畜廬舍。同遭損害。已而熙績奉調。他拔圍莒之責。專由耀漢擔任。

四月 陳耀漢攻高桂滋不下。中央派代表三人蒞莒諭降。兩軍暫告停戰。往返數次。條件卒不協。會晉軍佔據濟南。桂滋遂留代表不發。戰端於是重開。莒城僻小。向無積蓄。至是糧食燃料漸形乏匱。桂滋盡封居民之糧充軍食。更伐城中之樹供炊爨。策勵士卒固守待援。

五月 陳耀漢司令部移駐臨沂。派旅長張競銘在莒圍攻。戰事甚烈。互有傷亡。時被圍已久。城內食糧燃料益形缺少。高軍輒踰

城篡取糧薪。競銘恐其突圍。繞城掘長塹以阻之。桂滋無術。派兵沿戶收糧。精鑿者盡以入軍。居民僅得糠粃爲饘粥。漸至縮筭爲薪。咸有睚陽之憂焉。八隅隅長以休兵無期。民食堪虞。環請桂滋發放難民。以減城中消費。桂滋允放婦孺疲癯外出。復邀得陳軍同意。屆期兩軍嚴陣。半啓東門。各隅長攜冊持旗。先詣陳軍受檢。查始唱名陸續發放。男婦老幼聚於城圍。各相叮嚀。縉綬嗚咽不成聲。離亂之苦。有如此者。

時縣長張元群自省回。不得入城。赴大酒店鎖設行署。至高軍解圍後始去職。

六月 高桂滋再派兵沿戶搜糧伐樹。十室九空。民有菜色。陳軍日夜攻擊。居人中流彈而亡者時有所聞。當戰事正激。招撫之議又起。縣黨部委員同中央代表往返疏通。中央允桂滋歸馬鴻逵。

師節制。於是雙方停戰。靜待收編。時二麥成熟。城內乏糧。居民邀准兩軍當局。出城刈麥。陳營兵士亦時至城濠與高軍偶語。儼然和平有望。不意高軍兵士常有攜械潛逃者。城內疑爲外兵所誘。再見陳兵近城。開槍射擊。斃之。競銘怒。釁端重開。街巷流彈如雨。李豔同縣黨部委員李悅言。建設局局長魏延琴。繼城詣陳軍解釋誤會。要求各禁私鬥。以待後命。戰事復停。

七月 中央以高桂滋受撫無誠意。令陳耀漢急攻之。炮火激烈。倍於曩昔。隆隆之聲。聯貫不絕。南東兩城敵樓及奎星樓俱爲擊毀。縣政府中學校商會監獄炸毀多處。居民廬舍擊塌者。尤不勝計。桂滋巡按雉堞。重修蓋溝。凡民間戶牖几牀。無不搜括殆盡。復

逼春糧以獻。有以少穀貯枕中者。亦爲查獲。居民苦於徵供。多欲棄家出走。桂滋知民怨讟。恐爲變亂。於是又放難民一批。催徵少緩。張競銘督軍薄城。仰攻數日。城隍深峻。士卒頗有傷亡。競銘度急攻難下。且知城內糧資將罄。遂驅迫鄉民。於長塹外更築重壘。內防奔突。外防救援。以爲久困之計。

八月。莒城圍困數月。糧垂盡。燃料尤缺。高桂滋使兵日向城外伐樹作薪。張競銘則遣兵出壘邀擊。互有勝負。習以爲常。會晉軍爲中央軍擊敗。退入河北。競銘以桂滋無復外援。備少弛。遂爲高軍王守義等所乘。初。桂滋之援諸城挫敗也。有兵兩團。潰奔沂水。團長一爲王守義。一爲劉天魯。迨晉軍佔據山東。赴濟求援。時各

路戰事旁午。僅助資械。使其自救。守義等返至高密。適有中央軍郭某一團。敗無所歸。守義收之。至是倍道趣莒。競銘軍無斥埃。直抵重壘。槍炮齊發。是日值高軍出城伐樹。兩軍接觸。正酣。陳軍不解。所以腹背受敵。不得已。令壘中之兵分兩翼。撤圍南退。郭某以新進欲立功。破壘填溝。奮勇前撲。守義等繼之。桂滋聞槍炮激烈。異於往昔。急登城巡視。誤爲競銘來攻。督軍出拒。郭某亦誤爲陳軍增援。發生激戰。自辰至未。死傷枕藉。至短兵肉搏。精銳兩摧。始悉誤會。相持大哭。復合軍南追。競銘夾沐水混戰。竟夜。競銘借重炮掩護。退駐夏莊。陳耀漢聞變。自來逆戰。競銘旋整軍返攻。而桂滋自莒城圍解。始得晉軍敗訊。又偵知陳軍返攻。惶遽棄城走。耀



漢以莒人久困瘡痍未復禁兵不使入城招集流亡加以存問因之保全甚衆。

二十年九月 劉桂堂初爲中央收編移駐河南十九年中央軍與中委馮玉祥閻錫山發生戰事桂堂又改投馮軍迨軍事結束桂堂無所歸遂竄擾魯南至是率殘衆七八百人突入莒全縣汹懼縣長唐介仁掩關拒之桂堂不得入城駐於店子集休養兵力冀有所待省政府得警遣八十一師師長展書堂馳莒堵剿進至招賢鎮遣諜偵察虛實桂堂聞之度力不敵亟東去攻陷日照恣行殺掠日照縣長亦爲所擄既而展師往救桂堂始退出日照縣城又返至莒縣坪上一帶飽掠人畜而去。

二十一年八月。段家山溝青旗會徒段漢段沂與朱汀莊段淑臻。以田地糾葛。發生爭執。漢沂等倚勢將淑臻綁架至玉皇廟。痛加擄掠。經人調解。始允罰款釋放。淑臻憤甚。訴與會魁趙文。招集會徒。衆至數千。擁往山溝報復。漢沂衆僅數百。見勢不敵。潛遁。文與淑臻率徒圍攻。殺傷甚多。并縱火焚漢沂之廬。延及全村。房舍被焚百餘間。先是莒沂多盜。勢甚猖獗。自民國五年。擴充警備隊以來。縣長周仁壽。田立勛。相繼整頓。頗有成效。盜賊斂迹。民稱小康。其後因受時局影響。屢經變亂。地方自衛武力。摧殘殆盡。迨改組民團。別成統系。團警僅限百餘。盜匪則動盈數百。民間漸覺治盜一事。不能純賴縣府。奸黠之徒。乃乘機而起。詐稱有術。能避槍

彈愚民無知相率學習於是有青旗會紅旗會五旗會種種之組織其初本爲禦防盜匪守望相助繼則遇事生風倚強壓弱甚或各立門牆互逞私鬥其黨徒有借勢而入者有被迫而入者蔓延區域究不知若干村若干縣也官府不能禁則縱容以冀苟安至段氏案發文與漢沂等互相訐訟情節複雜縣府心存顧忌模稜無所可否卒以納贖銷案從此氣燄萬丈不可遏止未幾而有盛家梁莊之禍

二十二年四月五旗會與紅旗會因事衝突五旗會魁鍾志道副魁劉東號召黨徒集合於城西小薛莊欲攻紅旗會縣府聞之恐釀巨變派員諭解志道置之不理時八十一師第二四三旅

長運其昌。在莒駐防。亦派副官長喬某往與排解。志道出語無狀。喬憤然返。盡向其昌述其驕縱之狀。其昌率衛弁數十親往勸諭。志道復怪其挾勢。又起齟齬。會徒與衛弁開槍相擊。鬥於庭隅。互有死傷。其昌大怒。立擒志道以歸。並陳兵於三十里堡。示以進剿之意。會徒倉卒無以應。未敢抵抗。事遂寢息。逾日其昌殺志道。更慮劉東復爲患。誘至軍中縛而坑之。

五月 魯省盜匪縱橫。出沒飄忽。焚殺擄掠。殆無寧歲。省政府患之。令各縣組織連莊會。備械自衛。縣長唐介仁。督各區鄉鎮長董其事。第八區盛家堞莊莊民盛某。素奉青旗會（一名金鐘罩）與鄉長李壽辰。因徵連莊會費。遂起衝突。區長莊伴梅。派隊長彭

殿南率團丁十數名。前往鎮懾。盛某不服。竟至用武。是日值鄰村金墩市集。會徒萃焉。盛某之子。馳至金墩。振臂一呼。徒衆咸集。立往助鬪。又向會魁梅景玉團長薛延壽等。詐稱區鄉長搗毀香堂。侮辱會師。景玉等大怒。號招會徒。麇集薛家孟堰。欲圖大舉。勒令各村輸槍械。辦給養。伴梅壽辰。見事擴大。馳縣告變。請警剿撫。鄉耆龐鏡如周誠軒張貢忱等。恐地方糜爛。出任排解。往返勸導。言終不入。會徒且疑調人意。涉偏袒。拒絕和議。薛延壽親率會衆。將盛家塋莊包圍。施行攻擊。且請救於沂水總會。壽辰偕隊長彭殿南乘圩抵抗。激戰兩小時。擊斃會徒一人。是時沂水總會馳援者日衆。駐莒展師第二四三旅旅長運其昌聞警率兵至。止於官路。

莊先向旗會投書調解。景玉等覆書驕慢，要求賠償。子彈給養，並斬區鄉長灑血祭神。其昌從數騎馳至盛家梁莊，親往彈壓。方具食，景玉偵知其昌自來，兵未集，欲劫而質之。先取包圍形勢，流彈中其昌股。其昌怒，自出搏戰，援兵亦至，會徒敗走。其昌揮兵追擊，戰場蔓延數十里。所至火發，邵家梁莊、水溝泊、脈住墩、金墩、薛家孟堰、殷家孟堰一帶俱成火林。會徒向西潰退。其昌追及夏莊。沂會又增援。景玉率衆反攻，激戰竟日，死傷枕藉。餘衆潰退，入沂水境。莒西遂無戰事。惟兵燹之餘，頽垣彌望，老弱避匿，無家可歸，望餘燼垂涕而已。

六月 青旗會之亂。省政府主張寬大，派民政廳長李樹春蒞莒。

宣撫時二麥大熟農事已忙地方紳耆亦出排解事漸寢息而鄉長及駐兵不能體當局息事寧人之意反以會徒失勢可乘機報復搜求餘黨多事株連索餉索械靡有虛日而無辜破家者尤不可更僕數沂水縣旗會咸抱兔死狐悲之感與景玉在沂之東榮莊徵調黨羽欲圖報復各縣會徒聞訊雲集服裝奇詭負戈荷刀者數萬衆勢復大振沂水縣長派員諭解則要求改編常備軍爲先決條件盛某等重整旗鼓返至盛家垵莊開會邀請地方鄉耆宣布宗旨四端（一）與鄉鄰解和（二）由當道改編旗會爲常備軍連莊會員盡由旗會徒充任（三）取消民團撤退駐防軍隊縣中治安由旗會担任（四）被焚各莊由區長賠償修繕垂息之燼

至此又將燎原矣。

七月 沂水青旗會以東榮莊爲大本營。嘯聚日衆。勢將大舉。盛某等在莒。先將李壽辰家搶掠一空。並捉去壽辰之黨劉德進。劉德脩。孫彬三人。莒縣鄉耆慮禍亂相尋不已。竭力疏通。始辱而釋之。兩縣縣長電省告急。展師長書堂令運其昌。誘會魁張某殺之。遂火東榮莊。景玉暗回莒縣。調集會徒。擬爲沂水旗會後援。時省府爲弭患起見。亦派委員三人。蒞莒宣撫。邀集鄉耆。告諭各村。曉以利害。會徒乃多數解散。景玉僅調去百餘人。行至蔡家窪。與運旅遇。雙方射擊。該會團長薛延壽中彈殪。餘衆潰逃無蹤。迨沂水旗會消滅後。莒縣在會者。俱悔過投誠。而肇事各家。猶互訐不已。



縣政府押令和解暫安無事然沂水黃石山慘案猶懸景玉潛蹤而去不知所往隱患所伏地方之殷憂恐未艾也

二十三年三月劉桂堂自二十年離魯北投察哈爾揭幟抗日至是又率衆南竄由察而山西而河北河南復竄山東衆尙數千人多騎兵日馳百餘里省府主席韓復榘編三路軍爲六縱隊邀擊於津浦路西桂堂乘夜越鐵道東來經新泰萊蕪蒙陰沂水入莒境全縣戒嚴城門晝閉省軍跟踪追擊先後來莒戰士數萬雲屯棋布聲威大震人心稍安桂堂遇八十一師運其昌旅於縣北之東莞鋒甫交卽東竄逗留於諸日邊境駐城田團營長劉志寅奉令調至羅米莊佈防以厚北面兵力而防桂堂回竄焉

四月 劉桂堂由諸城日照宵行繞山路回莒陰圖襲城拂曉進至羅米莊爲劉志寅營偵知會同二十師張樹森旅吳興元團協力堵截桂堂不得逞折而西沿浮來山麓南至夏莊是處原設有區公所及公安局以武力單薄倉卒無備相率逃避村落被焚劫省府得訊電令各軍跟蹤南追桂堂夜走趙家孟堰張家嶺一帶集合王家莊附近擬窺大店鎮幸二十二師谷師長派團長田海中督隊夜襲互相射擊槍鳴如驟雨居民四逃比曉桂堂沿仕溝十字路而東犯坪上鎮鎮人屯圩自守區公所訓練隊會合民丁乘陴抵禦桂堂以省軍追急不暇攻圍南入江蘇境破贛榆縣城逾日復折回由臨沂縣境經莒之許口鎮西入沂水至蘇村旋又

折入莒境三十里堡。時省軍乘汽車晝夜窮追。中央復派飛機數架。往來兜擊。桂堂大恐。分股逃竄。北至管帥。復折而東。各軍追及於莒日間。八十一師唐旅長邦植督衆奮擊。飛機俯瞰助戰。大挫之。桂堂突圍南竄九里坡。復至十字路。空陸兩軍蹙之於莒贛之交。桂堂人馬俱疲。喬裝潛逃。衆亦星散。多有繳械投誠者。尙有一部千餘人北走。在范溝一帶盤踞。田海中率隊追及。復行夜襲。劉部分股逃竄。膠東旅長陳德馨派團長高藍田迎頭截擊。尾追至安邱桃源石門等處。包圍痛勦。全股捕滅。此次桂堂擾亂山東。利用馬隊馳突。避兵不戰。過城圩不攻。南遏則竄北。北防則轉西。欲俟追軍疲敝。伺隙以逞。不意困於汽車運兵。飛機擲彈。而底潰敗。

使在明清末造，幾何不蹈闖獻任賴之故轍哉。然迫逐旬月，農商失業，供應消耗，即莒縣一隅，其損失已不可勝計矣。

重修莒志卷三十五終